通典/卷19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北狄三 ◄

通典
卷一百九十七
邊防十三　北狄四

► 北狄五

高車

高車，蓋古赤狄之種也。初號為狄歷，北方以為敕勒，諸夏以為高車、丁零焉。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。其種有狄氏、袁紇氏、斛律氏、解批氏、護骨氏、異奇斤氏。其俗云：匈奴單于生二女，姿容甚美，單于曰：「此女安可配人，將以與天。」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，置二女於其上，曰：「請天自迎之。」乃有一老狼，晝夜守臺嗥呼，因穿臺下為穴，經時不去。其小女曰：「吾父以我與天，而今狼來，或是天處我。」乃下為狼妻而產子，後遂滋繁成國。故其人好引聲長歌，大似狼嗥。本無都統大帥督，當種各有君長。為性麤猛，黨類同心，至於寇難，翕然相依。鬥無行陣，頭別衝突，乍出乍入，不能堅戰。其俗，蹲踞媟嬻〈媟音泄。嬻音瀆。〉，無所忌避。婚姻用牛馬納聘，以多為榮。俗無穀，不作酒。迎娶之日，男女相將，持馬酪熟肉節解。主人延賓，亦無行位，穹廬前叢坐，飲宴終日，復留其宿。明日，將婦歸，既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群，極取良馬。俗不潔淨。喜致震霆，每震，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。至於來歲秋，馬肥，復相率集於震所，埋羖羊，燃火，拔刀，女巫祝說，似如中國祓除，而群隊馳馬旋繞，百匝乃止。人持一束柳枝回，曲竪之，以乳酪灌焉。婦人以皮裹羊骸，戴之首上，縈屈髮髻〈所交反。〉而綴之，有似軒冕。其死亡葬送，掘地作坎，坐屍於中，張臂引弓，佩劍挾矟，無異於生，而露坎不掩，走馬遶旋，多者數百匝。男女無小大，皆集會之。其遷徙隨水草，衣皮食肉，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。唯車輪高大，輻數至多。

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，部落強大，常與蠕蠕為敵，亦每侵盜後魏。魏道武渡弱水，西行至鹿渾海，襲破之。復討其餘種於狼山，又大破之。又自駮髯水西北，徇略其部，破其雜種三十餘部，虜獲男女五萬餘口，馬牛羊百餘萬，高車二十餘萬乘而還。其後太武帝征蠕蠕，還至漠南，聞高車東部在巳尼陂，相去千餘里，遣騎襲破之，降數十萬，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，後又相率北叛。

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：一曰泣伏利氏，二曰叱盧氏，三曰乙旃氏，四曰大連氏，五曰窟賀伏氏，六曰達薄干氏，七曰阿崙氏，八曰莫允氏，九曰俟斤氏，十曰副伏羅氏，十一曰乞表氏，十二曰右外沛氏。

先是，副伏羅部為蠕蠕所役屬。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，蠕蠕主豆崙犯塞，其酋阿伏至羅率所部之眾西叛。阿伏至羅死，弟子彌俄突立，遣使朝貢。宣武詔曰：「蠕蠕、嚈噠與吐谷渾所以交通者，皆路由高昌國〈今交河郡。〉，犄角相接。今高昌內附，遣使迎引。蠕蠕既與吐谷渾路絕，姦勢亦危，於卿彼蕃，便有所益。行途經由，宜相供俟，不得令群小擁塞王人。」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，大敗。明帝初，彌俄突又被蠕蠕主醜奴大敗，殺之。弟越居，靜帝時為兄子比適所殺，越居子去賓自蠕蠕奔後魏，封為高車王、肆州刺史，死於鄴。至隋，有突越失國，即後魏之高車國矣。

稽胡

稽胡，一曰步落稽，蓋晉時匈奴別種，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。或云山戎赤狄之後。自離石以西。〈離石，今昌化郡。〉安定以東〈今安定郡是。〉，方七八百里，居山谷間，種落繁熾。其俗土著，亦知種田，地少桑蠶，多衣麻布。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，與中夏略同；婦人多貫蜃貝以為耳頸飾。又與華人錯居，其渠帥頗識文字。其言語類夷狄，因譯乃通。蹲踞無禮，貪而忍害。俗好淫穢。雖分統郡縣，列於編戶，然輕其徭賦，有異齊人。山谷阻深者，未盡役屬，而凶悍恃險，數為寇亂。

後魏明帝孝昌中，有劉蠡升者，居雲陽谷〈今縣界。〉，自稱天子，立年號，署百官。後為齊神武所滅。

後周明帝武成初，延州稽胡郝阿保、郝狼皮〈延州，今延安郡。〉率其種人，附於齊氏，并與其部劉素德共為影響。周柱國豆盧寧督諸軍，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。建德五年，

武帝敗齊師於晉州〈今平陽郡。〉，乘勝逐北，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，稽胡乘閒竊出，盜而有之。乃立蠡升孫沒鐸為主，號聖武皇帝。後齊王憲為行軍元帥討破之。自是寇盜頗息。

突厥上

突厥之先，平涼〈今平涼郡。〉雜胡也，蓋匈奴之別種，姓阿史那氏。後魏太武滅沮渠氏〈沮渠茂虔都姑臧，謂之北涼，為魏所滅。〉，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，代居金山，狀如兜鍪，俗呼兜鍪為「突厥」，因以為號。或云，其先國於西海之上，為鄰國所滅，男女無少長，盡殺之。有一兒，年且十歲，以其小不忍殺之，乃刖足斷臂，棄於大澤中。有牝狼每銜肉至於兒處所，此兒因食之，得以不死。其後遂與狼交，狼有孕焉。負於西海之東，止於山上。其山在高昌西北，有洞穴，狼入其中，遇得平壤茂草，地方二百餘里。後狼生十男，長大外託妻孕，其後各為一姓，阿史那即其一也。子孫蕃育，漸至數百家。經數代，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。又云，先出於索國，在匈奴之北。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，兄弟十七人，其一曰伊質泥師都，狼所生也。謗步等性並愚癡，國遂被滅。泥師都既別感異氣，能徵召風雨。娶二妻，云是夏神、冬神之女，一孕而生四男。其大兒名訥都六設，眾奉為主，號為突厥。都六所生子，皆以母族為姓，阿史那是其一也，號阿賢設。此說雖殊，然俱狼種也。

後魏末，其酋帥土門，部落稍盛，始至塞上通中國。至西魏大統十二年，乃求婚於蠕蠕，蠕蠕主阿那瑰大怒，使人罵辱之曰：「爾是我鍛奴，何敢發是言也！」土門發兵擊蠕蠕，大破之於懷荒北，阿那瑰自殺。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〈後魏太武帝時，蠕蠕主社崙已自號可汗，突厥又因之。〉，猶古之單于也；號其妻為可賀敦，亦猶古之閼氏也。其子弟謂之特勤，別部領兵者謂之設，其大官屈律啜，次阿波，次頡利發，次吐屯，次俟斤。其初，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，或以形體，或以老少，或以顏色、鬚髮，或以酒肉，或以獸名。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，亦呼為英賀弗。肥麤者謂之大羅便。大羅便，酒器也，似角而麤短，體貌似之，故以為號。此官特貴，惟其子弟為之。又謂老為哥利，故有哥利達官。謂馬為賀蘭，故有賀蘭蘇尼闕，蘇尼，掌兵之官也。謂黑色者為珂羅便，故有珂羅啜，官甚高，耆年者為之。謂髮為索葛，故有索葛吐屯，此如州郡官也。謂酒為匐你熱汗，熱汗掌監察非違，釐整班次。謂肉為安禪，故有安禪具泥，掌家事如國官也。有時置附鄰可汗，附鄰，狼名也，取其貪殺為稱。亦有可汗位在葉護下者。或有居家大姓相呼為遺可汗者，突厥呼屋為遺，言屋可汗也。

木杆可汗〈土門之子，名俟斤，一名燕尹。〉狀貌奇異，面廣尺餘，其色甚赤，眼若琉璃，性剛暴而多智。西破蠕蠕、噘噠，東走契丹，北并契骨，威服塞外諸國。其地東自遼海以西，西至西海萬餘里，南自沙漠，北至北海五六千里，皆屬焉。

其俗如古之匈奴，其異者，其主初立，近侍重臣者舁之以氈，隨日轉九迴，每一迴，臣下皆拜，訖，乃扶令乘馬，以帛絞其頸，使纔不至絕，然後釋而急問之曰：「你能作幾年可汗？」其主既神情瞀亂，不能詳定多少。臣下等隨其所言，以驗修短之數。其後大官有葉護，次設，次特勤，次俟利發，次吐屯發，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，皆代襲焉。兵器有角弓、鳴鏑、甲、矟、刀、劍，其佩飾則兼有伏突。旗纛之上，施金狼頭。侍衛之士，謂之附離，夏言亦狼也。蓋本狼生，志不忘舊。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，輒刻木為數，并一金鏃箭，蠟封印之，以為信契。候月將滿，輒為寇抄。其刑法：反叛、殺人者皆死，淫者割勢而腰斬之，鬥傷人目者償之以女，無女則輸婦，損折支體者輸馬，盜者則償贓十倍。有死者，停屍於帳，子孫及諸親屬男女，各殺羊馬，陳於帳前，以刀剺面且哭〈剺，理之反。〉，血淚俱流，如此者七度，乃止。春夏死者候草木落，秋冬死者候華葉茂，然後始坎而瘞之。於墓所立石建標，其石多少，依平生所殺人數。是日，男女咸盛服飾，會於葬所。男有悅愛於女者，歸即遣人聘問，父母多不違也。雖遷徙無常，而各有地分。可汗處於都斤山，每歲率諸貴人，祭其先窟。又以五月中旬，集他人水，拜祭天神。又於都斤西五百里，有高山迥出，上無草樹，謂為敦登疑梨，夏言地神也。其書字類胡，而不知年曆，唯以草青為記。男子好樗蒲，女踏鞠，飲馬酪取醉，歌呼相對。敬鬼神。

俟斤既盛，使於西魏，請誅蠕蠕主。〈事具蠕蠕篇。〉後周武帝納其女為后。至他缽可汗〈木杆之弟。〉，以攝圖為爾伏可汗，〈乙息記可汗之子也，乙息記將死，捨其子攝圖而立俟斤，俟斤即木杆可汗也。〉統其東面；又以其弟但耨可汗子為步離可汗，居西方。〈爾伏與步離皆小可汗。耨，內沃反。〉控弦數十萬，中國憚之，周、齊爭結婚姻，傾府藏事之，仍歲給繒綵十萬段。突厥在京師者待以優禮，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。他缽益驕，曰：「使我在南兩兒孝順，何患貧也！」後攝圖立為大可汗，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，一號沙缽略。理都斤山。以他缽之子菴羅降居獨洛水，稱第二可汗。木杆之子大邏便乃謂沙缽略曰：「我與你俱可汗子，各承父後。你今極尊，我獨無位，何也？」沙缽略以為阿波可汗，還鎮所部。沙缽略勇而得眾，北狄皆歸附之。

周武帝之婚於木杆也，突厥錦衣肉食在長安者且以萬數。至隋初，並遣之，突厥大怨。俟斤賀敦周趙王招之女千金公主，聞周滅，故悉眾為寇，控弦四十萬，武威、天水、安

定、金城、上郡，〈並今郡。〉六畜咸盡。隋文帝以河間王弘、高熲、虞慶則出塞擊之，沙缽略敗走。時虜飢甚，不得食，於是粉骨為糧，又多災疫，死者極眾。而沙缽略襲擊阿波，大破之，阿波西奔達頭可汗。達頭者，名玷厥，沙缽略之從父也，舊為西面可汗。〈達頭，即西突厥步迦可汗。〉既而大怒，遣阿波率兵而東，與沙缽略相攻，於是分為東西部，〈自此分為二國焉。〉迭相侵掠。沙缽略因擊阿波，為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妻子。隋遣軍為擊阿拔，敗之，所獲悉與沙缽略。沙缽略大喜，乃立約，以磧為界，因上表曰：「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：突厥自天置以來，五十餘載，地過萬里，士馬億數，常力兼戎夷，抗禮華夏，在於北狄，莫之與大。今被霑德義，仁化所及，禮讓之風，自朝滿野。竊以天無二日，土無二主，豈敢阻兵，偷竊名號，今便歸心有道，永為藩附。謹遣男臣窟舍真奉表以聞。」後卒，帝為廢朝三日。

後葉護可汗〈沙缽略之弟。〉西征阿波，生擒之。既而上書，請阿波死生之命。高熲進曰：「骨肉相殘，教之蠹也，宜存養以示寬大。」帝曰：「善。」

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〈沙缽略之子名雍虞閭。〉與西面泥利可汗連結。〈阿波可汗既為處羅侯可汗所擒，其國乃立鞅素特勤之子。〉時突利可汗居北方，〈沙缽略之弟處羅侯之子，名染干。〉遣使求婚，開皇中，帝妻以宗女安義公主。帝欲離間北狄，故特厚禮，遣牛弘、蘇威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，突厥前後使入朝三百七十輩。突利本居北方，以尚主之故，南徙度斤舊鎮，錫賚優厚。雍虞閭怒曰：「我，大可汗也，反不如染干！」朝貢遂絕，數為邊患。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，盡殺其兄弟子姪，遂入蔚州。〈今安邊郡。〉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，拜為意利珍豆啟人可汗，華言意智健也，於朔州〈今馬邑郡。〉築大利城以居之。安義公主死，又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，部落歸之甚眾。雍虞閭又擊之，帝復令入塞，遂於河南，在夏、勝二州之間，〈今朔方、榆林郡。〉發役掘塹數百里，東西距河，盡為啟人畜牧之地。詔楊素、史萬歲等擊雍虞閭，頻破之。雍虞閭旋為部下所殺。是歲，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，並奚、霫五部內徙，〈霫，先立反。〉啟人遂有其眾。

煬帝大業三年，幸榆林，啟人來朝，帝大悅，詔贊拜不名，位在諸侯王上，厚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，賜物二十萬段。帝親巡雲中，泝金河〈在今榆林郡。〉而東，北幸啟人所居。〈在今馬邑郡。〉啟人奉觴上壽，跪伏甚恭。明年，朝於東都，禮賜益厚。

始畢可汗〈染干之子，名咄吉也。〉十一年，來朝於東都。其年，煬帝避暑汾陽宮，八月，始畢率其種落入寇，圍帝於雁門，〈今雁門郡。〉詔諸郡發兵赴援，始畢引去。此

後隋亂，中國人歸之者甚眾，又更強盛，勢陵中夏。迎蕭皇后，置於定襄。〈今定襄郡。〉薛舉、竇建德、王充、劉武周、梁師都、李軌、高開道之徒，雖僭尊號，北面稱臣，受其可汗之號。東自契丹，西盡吐谷渾、高昌諸國，皆臣之。控弦百萬，戎狄之盛，近代未之有也。

大唐起義太原，劉文靜聘其國，引以為援。始畢遣特勤康稍利獻馬千匹，會於絳郡，又遣二千騎助軍，從平京城。及高祖受隋禪，以後賞賜不可勝紀。始畢使骨咄祿特勤來朝，賜宴於太極殿，奏九部樂，錫賚甚厚。二年春，始畢帥兵渡河，至夏州，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，謀入抄掠。四月，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五百餘騎，遣入句注，又追兵大集，欲侵太原。

是月，始畢卒，其子什缽苾〈毗質反。〉以年幼不堪嗣位，立為泥步設，使居東偏，直幽州之北。立其弟俟利弗設，是為處羅可汗，〈始畢之弟。〉又以隋義成公主為妻，使人入朝告喪。高祖為之舉哀，廢朝三日，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，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，賻物三萬段。先是，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政道陷於竇建德，三年春，處羅迎之，至於牙所，立政道為隋主，其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之，行隋正朔，置百官，居於定襄城，有徒萬餘。時太宗奉詔討劉武周，師次太原，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。六月，處羅至并州，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，留三日，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，仲文不能制。

俄而處羅死，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，廢不立之，遂立處羅之弟咄苾，是為頡利可汗，〈啟人第三子。〉又納隋義成公主為妻，以始畢之子什缽苾為突利可汗。〈按始畢父啟人可汗染干本突利可汗，今更稱突利，蓋襲其先號。〉遣使入朝，告處羅死，高祖為之罷朝一日，遣百官就館弔其使。

咄苾初為莫賀咄設，牙直五原之北。時薛舉猶據隴右，遣其將宗羅睺攻陷平涼郡，北與頡利結連。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，歆說之，令與薛舉絕。初，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突厥，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，以五原地歸於我。頡利並從之，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眾，並會於太宗軍所。

頡利承父兄之資，兵馬強盛，有憑陵中夏之志。高祖以中原初定，未遑外略，每優容之，賜與不可勝計。頡利言辭悖傲，求請無厭。四年四月，頡利自率萬餘騎，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雁門，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，於是大懼，更請和好，獻魚膠數十斤，

令二國同於此膠。

高祖五年春，李大恩奏言突厥飢荒，馬邑可圖。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兵討苑君璋，期以二月會於馬邑，晟後期不至，大恩不能獨進，頓兵新城以待之。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圍之，大恩敗績，沒於陣。六月，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鈔河北，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，至於并州，太宗帥師出蒲州道以討之。時頡利攻圍并州，又分兵入汾、潞等州，掠男女五千餘口，聞太宗兵至蒲州，乃引兵出塞。

七年八月，頡利、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，連營南上。太宗北討，頓兵於豳州。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，乘高而陣，將士大駭。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，告之曰：「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，何為背約深入吾地？我秦王也，故來一決。可汗若自來，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；若欲兵馬總來，我惟百騎相禦耳。」頡利弗之測，笑而不對。太宗又前，令騎告突利曰：「爾往與我盟，急難相救。爾今將兵來，何無香火之情也？亦宜早出，一決勝負。」突利亦不對。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，突利悅而歸心焉。其叔姪內離，頡利因遣使請和，許之。

八年七月，頡利領十餘萬騎，大掠朔州，又襲將軍張瑾於太原，瑾全軍沒，脫身奔於李靖。靖出師拒戰，頡利不得進，屯於并州。太宗率師討之，次蒲州，頡利引去。

九年七月，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，京師戒嚴。己卯，進寇高陵，行軍總管、左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於涇陽，大破之，獲俟斤阿史德烏沒啜，斬首千餘級。癸未，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朝，自張形勢，云「兵百萬今至矣」。太宗誚之曰：「我與突厥面自和親，汝則背之，我實無愧。又義軍入京之初，爾父子並親從我，賜爾玉帛，前後極多，何故全忘大恩，自誇強盛，我當先戮爾矣。」思力懼而請命，太宗縶之於門下省。太宗與侍中高士廉、中書令房玄齡、將軍周範馳六騎，幸渭水之上，與頡利隔津而語，責以負約。其酋帥大驚，皆下馬羅拜，而眾軍徑至。頡利見軍容大盛，又知思力就拘，由是大懼。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，麾諸軍卻而陣焉。蕭瑀以輕敵固諫於馬前，上曰：「吾已籌之矣，突厥所以掃其境內，直入渭濱，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，我新登九五，將謂不敢拒之。今若閉門，虜必大掠，強弱之勢，在今一策。我故獨出，一以示輕之，又曜軍容，使知必戰。事出不意，乘其不圖，虜入既深，理當自懼。與戰則必剋，與和則必固，制服北狄，自茲始矣。」是日，頡利請和，詔許之。乙酉，又幸城西，刑白馬，與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，頡利引兵而退。蕭瑀進曰：「初頡利之未和也，謀臣猛將各欲戰，而陛下不納，臣以為疑，既而虜自退，其策安在？」上曰：「我觀突厥之兵，

雖眾而不整。可汗獨在水西，酋帥皆來謁我，因而襲擊其眾，勢同拉朽。然我所以不戰者，即位日淺，為國之道，安靜為務，一與虜戰，必有死傷；又兇虜一敗，或當懼而修德，結怨於我，為患不細。我今卷甲韜戈，啗以玉帛，頑虜驕恣，必自此始，破亡之漸，其在茲乎？」九月，頡利獻馬三千匹，羊萬口，上不受，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令歸之。

貞觀元年，陰山以北薛延陀、迴紇、拔也古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，擊走其欲谷設。頡利遣突利討之，師又敗績，輕騎奔還。頡利怒，拘之十餘日，突利由是怨憾，內欲背之。二年，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，奏請擊之。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。

三年，薛延陀自稱可汗於漠北，遣使來貢方物。頡利稱臣，求尚公主。頡利每委任諸胡，疏遠族類，胡人貪冒，性多翻覆，以故法令滋章，兵革歲動，國人患之，諸部攜貳。頻年大雪，六畜多死，國中大餒。頡利用度不給，復重斂諸部，由是下不堪命，內外多叛之。上以其請和，後復援梁師都，令兵部尚書李靖、代州都督張公謹出定襄道，并州都督李勣、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漢道，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，衛孝節出恆安道，薛萬徹出暢武道，並受靖節度以討之。十二月，突利可汗及郁射設、蔭奈特勤等並率所部來奔。

四年正月，李靖進屯惡陽嶺，夜襲定襄，頡利驚擾，因徙牙於磧口，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。二月，頡利計窘，竄於鐵山，兵尚數萬，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，請舉國內附。太宗遣鴻臚卿唐儉、將軍安修仁等持節安撫之，頡利稍自安。靖乘閒襲擊，大破之，遂滅其國，復定襄、恆安之地，斥土界至於大漠。頡利乘千里馬，獨騎奔於從姪沙缽羅部落。三月，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眾掩至沙缽羅營，生擒頡利，送於京師。太宗赦之，令還其家口，館於太僕，廩食之。頡利鬱鬱不得志，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。上見其羸憊，授虢州刺史，以彼土多獐鹿，縱其畋獵，庶不失物性。頡利辭不願往，遂授右衛大將軍，賜以田宅。八年卒，令其國人葬之，從其俗禮，焚屍灞水之東，贈歸義王，謚曰荒。其舊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。渾邪者，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，頡利初誕，以付渾邪，至是感義而死。太宗聞而異之，贈中郎將，乃葬於頡利墓側，令中書侍郎岑文本制頡利及渾邪之碑以紀之。

突利可汗什缽苾者，〈始畢之嫡子。〉頡利之姪也。隋大業中，突利年數歲，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，號為泥步設，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，遂妻之。頡利嗣位，以為突利可汗，牙直幽州之北，管奚、霫等數十部，徵稅無度，諸部多怨之。貞觀初，奚等並來歸附，頡利怒其失眾，遣北征薛延陀，又喪師旅，遂囚而撻焉。

突利初自武德時，深自結託，太宗亦以恩義撫之，結為兄弟，與盟而去。後頡利政亂，驟徵兵於突利，突利拒之不與。尋為頡利所攻，遣使來乞師，太宗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。突利乃率其眾來奔，太宗禮之甚厚，頻賜以御膳。四年，授右衛大將軍，封北平郡王，食實封七百戶，以其下兵眾置順州都督府，仍拜為順州都督，遣率部落還蕃。太宗謂曰：「昔爾祖啟人亡失兵馬，一身投隋，隋家豎立，遂至強盛，荷隋之恩，未嘗報德。至爾父始畢，反為隋家之患。自爾以後，無歲不侵擾中國。天實禍淫，大降災變，爾眾散亂，死亡略盡。既事窮後乃投我，我今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，正為啟人前事故也。改變前法，欲中國久安，爾宗族永固，是以授爾都督。當須依我國法，齊整所部，如違，當獲重罪。」五年，徵入朝，至并州，道病卒，年二十九。太宗為之舉哀，令中書侍郎岑文本為其碑文。子賀邏鶻嗣。

突利弟結社率，貞觀初入朝，歷位中郎將。十三年，從幸九成宮，陰結部落，得四十餘人，并擁賀邏鶻，相與夜犯御營，踰第四重幕，引弓亂發，殺衛士數十人。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，乃退，北走渡渭水，欲奔其部落，尋皆捕斬之。詔原賀邏鶻，流於嶺表。

頡利之敗也，其部落或走薛延陀，或走西域，而來降者甚眾。酋豪首領至者皆拜將軍，布列朝廷，五品以上百餘人，殆與朝士相半，惟柘羯不至，詔使招慰之。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益，徒費中國，因上疏曰：「臣聞欲綏遠者，必先安近。中國百姓，天下本根；四夷之人，猶於枝葉。擾於根本，以厚枝附，而求久安，未之有也。今者招致突厥，雖入提封，臣愚稍覺其費，未悟其益也。然河西人庶，積禦蕃夷，州縣蕭條，戶口失少，加因隋亂，減耗尤多。若更勞役，恐致妨損。以臣愚誠，請停招慰。且謂之荒服者，故臣而不內。隋室早得伊吾，〈今伊吾郡。〉兼統鄯善、且末，既得之後，勞費日甚，虛內致外，竟無所益。遠尋秦漢，近觀隋室，動靜安危，昭然備矣。伊吾雖曰臣附，遠在蕃磧，人非夏人，地多沙鹵。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，請羈縻受之，使居塞外，必畏威懷德，永為藩臣，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。近日突厥傾國入朝，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，乃置於內地，去京不遠，雖則寬仁之義，亦非久安之計也。每見一人初降，賜物五匹，袍一領。酋帥悉受大官，祿厚位尊，理多縻費。以中國之租賦，供積惡之兇虜，其眾益多，非國之利也。」

時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，其入居京師者近萬家，詔議安邊之術。朝士多言突厥恃強，擾亂中國，為弊日久。今天實喪之，窮來歸我，本非慕義之心。因其歸命，分其種落，俘之兗、徐之地，散屬州縣，各使耕織，百萬胡虜可得化為百姓，則中國有加戶之利，塞

北可常空虛矣。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准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河南五原塞下，全其部落，得為捍蔽，又不離其土俗，因而撫之，一則實空虛之地，二則示無猜心。若遣向徐、兗，則乖物性，非含育之道。祕書監魏徵奏言：「北狄自古至今，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。且其代寇中國，百姓怨讎，若以其降伏，不能誅滅，即宜遣還河北，居其本土。此人面獸心，非我族類，強必寇盜，弱則卑服，不顧恩義，其本情也。秦漢患其若是，故發猛將以擊之，收取河南，以為郡縣，奈何以內地居之。且今降者幾至十萬，數年之間，孳息日倍，居我肘腋，甫邇王畿，心腹之疾，將為後患。彥博又曰：「天子於物也，如天地覆載，有歸者則必養之。今突厥破滅之餘，歸心降附。若不加憐念，棄而不納，非天地之道，阻四夷之意，臣愚甚謂不可。遣居河南，初無所患，所謂死而生之，亡而存之，懷我德惠，終無背叛。」徵又曰：「晉代有魏時胡落，分居近郡，平吳以後，郭欽、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，不用欽等言，數年之後，遂傾瀍、洛。前代覆車，殷鑒不遠。必遣居河南，所謂養獸自遺患也。」彥博又曰：「臣聞聖人之道，無所不通，古先哲王，有教無類。突厥餘魂，以命歸我，援之護之，收居內地。我指麾之，教以禮法，數載之後，盡為農人，選其酋首，遣居宿衛，畏威懷德，何患之有？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，為漢藩翰，終乎一代，不有叛逆。」太宗竟用其計，於朔方之地，幽州至靈州置順、祐、化、長四州都督府，又分頡利之地六州，左置定襄都督府，右置雲中都督府，以統其眾。自結社率之反也，太宗始患之，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便，乃徙於河北，立右武候大將軍、化州都督、懷化郡王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，賜姓李氏，率所部建牙於河北。

思摩者，頡利族人也。始畢、處羅以其貌似胡人，不類突厥，疑非阿史那族類，故歷處羅、頡利代，常為夾畢特勤，終不得典兵為設。武德初，數來朝貢，封為和順郡王。及其國亂，諸部多歸中國，惟思摩隨逐頡利，竟與同擒。太宗嘉其忠，令統頡利舊部落，居於河南之地，勝兵四萬，馬萬匹，錫其土，南至於大河，北至白道川，以北接薛延陀。為種落初集，憚薛延陀，不肯出。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陀璽書曰：「前破突厥，止為頡利一人，除百姓之害，所以廢而黜之，實不貪其土地、利其人馬也。自黜廢頡利以後，恆欲更立可汗，是以所降部落等並置河南，任其放牧。今戶口羊馬日向孳多，元許冊立，不可失信。至秋間，即欲遣突厥渡河，復其國土。我冊爾延陀日月在前，今突厥理是居後，後者為小，前者為大。爾在磧北，突厥居磧南，各守土境。若其踰越，故相抄掠，我即將兵各問其罪。此約既定，非但有便爾身，貽厥子孫，長守富貴也。」於是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齎冊書就思摩部落，築壇於河上以拜之，并賜之鼓纛。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，並令渡河北，還其舊部。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，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熟為右賢王以貳之。

薛延陀聞思摩渡河北，慮其部落翻附磧北，先蓄輕騎，伺至而擊之。太宗遣使敕止之。時思摩下部眾渡河者凡十萬，勝兵四萬人，思摩不能撫眾，皆不愜服。至十七年，相率叛之，南渡河，請分處於勝、夏二州之閒，詔許之。思摩遂輕騎入朝，尋授右武衛將軍，從征遼東，為流矢所中，太宗親為吮血，其見顧遇如此。未幾，卒於京師，贈兵部尚書、夏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立墳以象白道山，詔立碑於化州。